

浙江文叢

修訂本

羅隱集校注

〔下冊〕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文叢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修訂本

羅隱集校注

〔下冊〕

〔唐〕羅隱著 潘慧惠校注

讒

書

序 (三五七)

讒書卷第一

風雨對 (三五八)

蒙叟遺意 (三五九)

三帝所長 (三六〇)

秋蟲賦 (三六一)

解武丁夢 (三六二)

救夏商二帝 (三六三)

題神羊圖 (三六四)

伊尹有言 (三六五)

後雪賦 (三六六)

叙二狂生 (三六七)

吳宮遺事 (三六九)

本農 (三七〇)

讒書卷第二

丹商非不肖 (三七一)

英雄之言 (三七二)

聖人理亂 (三七三)

莊周氏弟子 (三七五)

雜說 (三七六)

龍之靈 (三七七)

子高之讓 (三七七)

說天鷄 (三七八)

蘇季子(原闕) (三八〇)

惟岳降神解 (三八〇)

忠孝廉潔(原闕) (三八一)

疑鳳臺 (三八一)

讒書卷第三

屏賦 (三八三)

秦始皇意 (三八四)

婦人之仁 (三八六)

道不在人 (三八七)

市儼 (三八八)

君子之位 (三八九)

荆巫 (三九〇)

蟋蟀詩 (三九一)

三閭大夫意 (三九二)

畏名 (三九三)

三叔碑 (三九四)

天機 (三九五)

讒書卷第四

辨害 (三九七)

齊叟事 (三九八)

槎客喻 (三九九)

漢武山呼 (四〇〇)

木偶人 (四〇二)

市賦 (四〇三)

越婦言 (四〇五)

悲二羽 (四〇六)

善惡須人 (四〇七)

秦之鹿 (四〇七)

梅先生碑 (四〇八)

二工人語 (四一〇)

讒書卷第五

書馬嵬驛 (四一二)

投知書 (四一三)

與招討宋將軍書 (四一五)

迷樓賦 (四一九)

說石烈士 (四二一)

答賀蘭友書 (四二五)

拾甲子年事 (四二七)

序陸生東遊 (四三〇)

請追癸巳日詔疏 (四三三)

刻嚴陵釣臺 (四三六)

吊崔縣令 (四三八)

代韋徵君遜官疏 (四三九)

重序 (四四二)

讒書序〔一〕

《讒書》者何？江東羅生所著之書也。生少時自道有言語〔二〕，及來京師七年，寒餓相接，殆不似尋常人。丁亥年春正月〔三〕，取其所爲書紙之曰：「他人用是以爲榮，而予用是以辱；他人用是以富貴，而予用是以困窮。苟如是，予之書乃自讒耳。」目曰《讒書》。

卷軸無多少，編次無前後，有可以讒者則讒之，亦多言之一派也〔四〕。而今而後，有謂予以嘩自矜者，則對曰：「不能學揚子雲寂寞以誑人。」〔五〕

箋注

〔一〕本文自叙編著《讒書》的目的，并不是爲了炫耀自己的才華，而是從自身遭遇和體驗出發，盡情地揭露和批判世間的醜惡和不平。明知由此會遭受羞辱和困窮，但不願屈服於壓制、打擊而逃避現實。充分顯示出激越憤慨的情懷和頑強抗爭的精神。讒：《莊子·漁父》：「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此爲憤激之言，意在揭露與批判。〔二〕言語：指辯才。〔三〕丁亥年：指唐懿宗咸通八年，即公元八六七。是年羅隱三十五歲。是歲復至京師。〔四〕多言：猶閑話。《詩經·鄭風·將仲子》：「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五〕揚子雲：西漢揚雄，字子雲。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而博學深思，以文章名世。寂寞：冷落清靜。揚雄《解嘲》：「是故知玄守默，守道之極；愛清愛靜，遊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其《逐貧賦》又有「揚子遁世，高俗獨處」之語。左思《咏史》之四：「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與。」

讒書卷第一

風雨對^{〔一〕}

風雨雪霜，天地之所權也^{〔一〕}；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風雨不時，則歲有飢饉，雪霜不時，則人有疾病；然後禱山川藪澤以致之：則風雨雪霜果爲鬼神所有也明矣！得非天之高不可以周理^{〔二〕}，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自運，而憑之鬼神？

苟祭祀不時，則飢饉作；報應不至，則疾病生^{〔三〕}：是鬼神用天地之權^{〔四〕}，而風雨雪霜爲牛羊之本矣。復何歲時爲^{〔五〕}？復何人民爲？

是以大道不旁出，懼其弄也；大政不聞下^{〔六〕}，懼其偷也^{〔五〕}。夫欲何言^{〔六〕}？

校記

〔一〕「所權」，底本奪「所」字，據《唐文粹》、《羅昭諫集》、《全唐文》補。

〔二〕「周」，《全唐文》作「自」。

〔三〕《唐文粹》、《羅昭諫集》、《全唐文》「權」下有「也」字。

〔四〕《羅昭諫集》無「爲」字。

〔五〕「聞」，《唐文粹》、《羅昭諫集》、《全唐文》作「問」。

⑥「夫欲何言」，《羅昭諫集》作「天欲其言」。

箋注

〔一〕本文通過鬼神用天地之權控制風雨雪霜以殘害人民的假設之詞，影射晚唐統治者大權旁落而宦官專權、藩鎮跋扈的黑暗現實，表達了維護封建君主集權、反對重臣擅權的政治主張。對：答對，文體的一種，陳述對某一問題的見解。〔二〕權：權力。此為掌握、操縱之意。〔三〕報應：指祭禱的靈驗。《國語·魯語》：「有虞氏報也。」〔四〕聞下：聞於下。〔五〕偷：苟且，玩忽。

蒙叟遺意

上帝既剖混沌氏〔一〕，以支節為山岳，以腸胃為江河〔二〕。

一旦慮其掀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鐵於山岳〔四〕，淬漁鹽於江河〔五〕，俾後人攻取之，且將以苦混沌之靈，而致其必不起也。

嗚呼！混沌氏則不起矣，而人力殫焉。

校記

①「意」，《全唐文》作「志」。

②「氏」，底本無，據《全唐文》補。

箋注

〔一〕《莊子·應帝王》載，南海之帝儵與北海之帝忽爲報中央之帝混沌之德，爲之鑿七竅，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言其不順自然，強開耳目。本文借補充蒙叟未盡之意，諷刺晚唐統治者爲專魚、鹽、銅、鐵之利而徭役過甚，耗盡民力。體現了作者主張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思想。蒙叟：即莊周，戰國時宋國蒙（今河南商丘縣東北）人。〔二〕上帝：指儵與忽。〔三〕以支節爲山岳，腸胃爲江河：這是古代關於天地開闢的神話傳說。傳說盤古死後，「左眼爲日，右眼爲月，四肢五體爲四極五岳，血液爲江河，筋脈爲地里（理）」（見《釋史》卷一引《五運歷年紀》）。支，通「肢」。〔四〕孕：包孕，深藏。〔五〕滓：原指液體中下沉之雜質。此爲下降、潛藏之意。

三帝所長〔一〕

堯之時〔二〕，民樸不可語，故堯捨其子而教之〔三〕，澤未周而堯落〔四〕；舜嗣堯理〔五〕，跡堯以化之，澤既周而南狩。丹與均果位於民間〔六〕，是化存於外者也。夏后氏得帝位而百姓已偷〔七〕，遂教其子〔八〕，是由內而及外者也。

然化於外者，以土階之卑、茅茨之淺〔九〕，而聲響相接焉〔一〇〕；化於內者，有宮室焉、溝洫焉〔一一〕，而威則日嚴矣。是以土階之際萬民親，宮室之後萬民畏。

箋注

〔一〕本文通過夏禹與堯、舜施教於內外的對比，說明帝王節儉澤民必受萬民愛戴，奢侈謀私必然遠離人民，旨在抨擊晚唐統治者爲謀取私利而不顧國家、人民利益。三帝：指傳說中的古代帝王唐堯、虞舜、夏禹。〔二〕堯：傳說中的古唐帝。帝嚳次子，姓伊祁，名放勳。初封於陶，後徙唐，故又稱陶唐氏。繼其兄摯爲天子，有德政，在位九十八年。禪位於舜。〔三〕捨其子：堯子名朱，封於丹水，稱丹朱。《史記·五帝本紀》：「堯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四〕落：殂落，死。《尚書·舜典》：「二十有八

載，帝乃殂落。」〔五〕舜：傳說中的古虞帝。姓姚，名重華。初居畎畝之中，唐堯用以攝政三十年，受禪即帝位。其先國於虞，稱有虞氏，號曰舜，史稱虞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在帝位十八年。禪位於禹。〔六〕均：舜子。封於商，故曰商均。《史記·五帝本紀》：「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禹於天。」〔七〕夏后氏：夏朝開國之君，姓姁名文命。初封夏伯，受舜禪為天子，史稱夏禹。在位八年。倫：澆薄，不厚道，指民風不淳厚，人情淡薄。《論語·泰伯》：「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八〕教其子：禹子啓，賢，禹崩，雖授益，而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於是，啓即天子位（見《史記·夏本紀》）。〔九〕土階、茅茨：用泥土築的臺階，用茅草蓋的屋頂，形容居室之儉約。《子華子·晏子問黨》：「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為陋，而有虞氏怵戒於塗糝，其尚儉之謂歟？」《韓非子·五蠹》：「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一〇〕聲響：聲音和回響。《荀子·宥坐》：「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楊倞注：「若聲響，言若響之應聲也。」這裏是上下有呼應的意思。〔一一〕宮室：房子四周圍遶稱宮，內部貯物充實稱室。此統稱所居之房屋。《周易·繫辭下》：「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溝洫：概稱田間通水之道。古田制，十夫有溝，百夫有洫。《論語·泰伯》：「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秋蟲賦

〔一〕有序 〔二〕

秋蟲，蜘蛛也，致身網羅間，實腹亦網羅間。愚感其理有得喪，因以言賦之曰：①
物之小兮，迎網而斃，物之大兮，兼網而逝。②而網也者，③繩其小而不繩其大。④吾不知爾身之危兮，腹之餒兮，吁！

校記

- ①「賦」，《羅昭諫集》作「吟」。
②《全唐文》無「有序」兩字，《羅昭諫集》作「并序」。
③「因以言賦之曰」，《羅昭諫集》無「言」字，「曰」字。

④《羅昭諫集》、《全唐文》無「而」字。

箋注

〔一〕作者諷刺蛛網「繩其小不繩其大」，意在影射統治者殘酷地壓迫、鎮壓手無寸鐵的人民而對擅權、割據的宦官、藩鎮不僅束手無策，反而深受其害，揭示封建社會「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的反動實質。最後以秋蟲「身之危」、「腹之餒」警告岌岌可危的晚唐政權。賦：文體的一種。起源於先秦，盛行於兩漢，講究文采、韻節，兼具詩歌與散文的性質，以後或向散文方嚮發展，稱「文賦」，或向駢文方嚮發展，稱「駢賦」或「律賦」。本文則屬咏物小賦。

〔二〕兼：併吞，兼併。《左傳·昭公八年》：「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

〔三〕繩：約束，捆縛。

解武丁夢

商之道削也，武丁嗣之，且懼祖宗所傳，圯壞於我。祈於人，則無以為質^①；禱於家，則不知天之歷數^②。厥有左右，民心不歸，然後念胥靡之可升^③，且欲致於非常而出於不測也。乃用假夢徵象，以活商命。

嗚呼！歷數將去也，人心將解也，說復安能維之者哉^④！武丁以下民之畏天命也^⑤，故設權以復之^⑥。唯聖能神，何夢之有？

校記

①「為」，底本作「焉」，據《全唐文》改。

箋注

〔一〕本文通過對武丁「用假夢徵象以活商命」這一歷史事件的解釋，感嘆唐王朝歷數將盡，人心不歸，已無武丁、傳說這樣的聖君賢相可以復興國運。解：文體的一種。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卷四十三：「解者，釋也，因人有疑而解釋之也。」……其文以辯釋疑惑、解剥紛難為主，與論、說、議、辯，蓋相通焉。武丁：殷王。殷自盤庚中興，傳至小乙，後衰，武丁即位，思復興。夢得聖人傳說，畫像而求之，舉以為相，國大治。〔二〕質：詢問，請教。揚雄《太玄經》卷八《太玄數》：「假太玄孚貞，爰質所疑於神於靈。」〔三〕歷數：天道，天命所歸之數運。《尚書·大禹謨》：「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四〕胥靡：古代服勞役的刑徒，此指傳說。《呂氏春秋·求人》：「傳說，殷之胥靡也。」〔五〕說：殷相傳說，初隱於傅巖之野，有澗水壞道，說故為胥靡而版築之，武丁訪得，舉以為相，殷大治。〔六〕天命：上天的意志。此指武丁夜夢聖人傳說事。〔七〕權：計謀，權變。《公羊傳·桓公十一年》：「權者何？權者反於經（指至當不移的道理），然後有善者也。」復：告訴，回答。

救夏商二帝〔一〕

夏之癸〔二〕，商之辛〔三〕，雖童子婦人皆知其為不理矣。然不知皆當其時則受其弊〔四〕，居其後則賴其名〔五〕。

夫能極善惡之名，皆教化之一端也。善者俾人慕之，惡者俾人懼之。慕之者，必俟其力有餘；懼之者，雖寢食不忘之也。癸與辛，所謂死其身以穴過者也〔六〕，極其名以橫惡者也〔七〕。故千載之後，百王有聞其名者，必縮項掩耳；聞堯、舜者，必氣躍心跳；慕之名與懼之名顯然矣。

而慕之者未必能及，懼之者庶幾至焉。是故堯、舜以仁聖法天〔八〕，而桀、紂以殘暴為助。

校記

○底本無「不」字，據文義增。

箋注

〔一〕作者認爲桀、紂雖因當其時而受其弊，却能從反面幫助後人免受惡名，警告統治者即使不能如堯舜之仁聖，也切莫如桀、紂之殘暴。救：救護，此引申爲辯護。夏、商二帝：指夏桀與商紂。〔二〕夏之癸：即夏桀帝履癸，恃勇暴虐，荒淫無度。成湯伐之，敗於鳴條，走死南巢，國亡。〔三〕商之辛：即商紂帝辛，好酒淫樂，嬖姐己，厚賦斂，百姓怨望，諸侯多叛，周武王伐之，紂敗走鹿臺，赴火死，國亡。〔四〕當其時：正處其時。當：值，在。受其弊：承受弊害。〔五〕賴其名：根據他們的惡名而有所借鑒，不致重蹈覆轍。賴：籍，靠。《尚書·大禹謨》：「萬世永賴，時乃功。」〔六〕穴過：居過，把過錯歸於一身。穴，居也。〔七〕橫惡：集中罪惡。橫：充溢。〔八〕法天：效法天道。《周易·繫辭上》：「崇效天，卑法地。」

題神羊圖〔一〕

堯之庭有神羊，以觸不正者。後人圖形像，必使頭角怪異，以表神聖物。

噫！堯之羊，亦猶今之羊也。但以上世淳樸未去，故雖人與獸皆得相指令〔二〕。及淳樸消壞，則羊有貪狼性，人有刳割心。有貪狼性，則崇軒大厦不能駐其足矣；有刳割心，則雖邪與佞不敢舉其角矣。

是以堯之羊，亦猶今之羊也。貪狼搖其至性〔三〕，刀几制其初心〔四〕，故不能觸阿諛矣。

校記

○「凡」，《全唐文》作「匕」。

箋注

〔一〕本文感慨今之羊已喪失觸發本性，諷刺朝中無正人。題：文體之一種，多為品評之詞。神羊：獬豸的別稱，傳說是一種能以其獨角辨別邪佞的神獸。〔二〕相指令：互通意志。〔三〕至性：純厚的性情。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四〕初心：本意，本願。吳融《和楊侍郎》詩：「烟霄慚暮齒，麋鹿愧初心。」

伊尹有言〔一〕

唐虞氏以傳授得天下，而猶用和、仲、稷、契〔二〕，以醞釀風俗、堙洪水、服四罪〔三〕，然後垂衣裳而已〔四〕，百姓飲食而已；亦時之未漓，非天獨生唐虞之能理也。及商湯氏以鳴條誓〔五〕，放桀於南巢〔六〕，揖遜既異，渾樸亦壞。伊尹放太甲、立太甲〔七〕，則臣下有權始於是矣，而曰「恥君之不及堯、舜」。

嗚呼！商湯氏之取〔八〕，非唐虞氏之取也；商湯氏之時，非唐虞氏之時也；商湯氏之百姓，非唐虞氏之百姓也；商湯氏之臣，非唐虞氏之和、仲、稷、契也。伊尹不恥其身不及和、仲、稷、契，而恥君之不及堯、舜，在致君之誠則極矣，而勵己之事何如耳！惜哉！

校記

○「及」，底本作「見」。據《全唐文》改。

箋注

〔一〕本文通過對伊尹「放太甲、立太甲」的評議，抨擊了晚唐權臣挾君的政治現實。伊尹：商之賢相，名摯，耕於有莘氏之野，商湯三以幣聘之，相湯伐桀，湯尊之為阿衡（宰相）。〔二〕和、仲、稷、契：古史傳說中的几位功臣。和：和氏，堯時掌天地之官。仲：仲熊、仲堪，高辛氏之有才德者。《通志·氏族略（四）》：「仲氏，高辛氏才子八元，仲熊、仲堪……」稷：名棄，堯使居稷官，舜封之於郇，號曰后稷，為周之始祖。契：舜之臣，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之為司徒，封於商，為商之始祖。〔三〕四罪：虞舜流放四個不服從控制的部族首領。《尚書·舜典》：「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四〕垂衣裳：猶言垂拱，喻無為而治。《周易·繫辭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後來用以歌頌盛代之治。〔五〕鳴條：古地名，即今山西省安邑縣北鳴條岡。《尚書·湯誓》：「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陬，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誓：出征時集將士而告誡之。〔六〕南巢：古地名，在今安徽巢縣東北居巢故城，已陷為巢湖。《尚書·仲虺之誥》：「成湯放桀於南巢。」〔七〕太甲：商湯孫。據《史記·殷本紀》載，太甲既立，縱欲敗度，伊尹放之於桐宮，居三年，太甲悔過自責，伊尹乃迎歸并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百姓以寧，稱太宗。〔八〕取：取得天下。

後雪賦〔一〕

鄒生閱相如之詞〔二〕，呀然解頤曰：「善則善矣，猶有所遺。」梁王屬酒盈卮〔三〕：「惟生少思，苟有獨見，吾當考之。」生曰：「若夫瑩淨之姿，輕明之質，風雅交證〔四〕，方圓間出〔五〕；臣萬分之中，無相如之言。所見者，藩溷檜吹〔六〕，腐敗掀空，雪不斂片，飄飄在中。污穢所宗，馬牛所避，下下高高，雪為之積。至若漲鹽池之水，屹銅山之巔，觸類而生，不可殫言。臣所以惡

其不擇地而下，然後浼潔白之性焉。」梁王咏嘆斯久，撤去樽酒。相如竦然，再拜稽首：「若臣所爲，適彰孤陋。敬服斯文，請事良友。」

箋注

〔一〕本文借鄒陽指摘飛雪「不擇地而下，然後浼潔白之性」，諷刺那些不擇善而到處攀附的世俗小人。雪賦：南朝劉宋時謝惠連作《雪賦》，寫司馬相如、鄒陽等於梁王兔園咏雪之事。羅隱由此生發議論，故稱《後雪賦》。〔二〕鄒生：指鄒陽。漢文、景時人，有智略，曾爲吳王、梁王門客。《漢書·藝文志》載其賦七篇。相如：司馬相如，漢朝大賦家，與鄒陽、枚乘等曾爲梁孝王門客。〔三〕梁王：梁孝王，漢文帝第二子，名武，立爲代王，徙淮陽，後徙梁，作曜華宮及兔園，招延四方豪傑，山東遊士多歸之。死後謚「孝」。〔四〕風雅：《詩經》中風詩與雅詩。謝惠連《雪賦》中有「王乃歌《北風》於衛詩，咏《南山》於周雅」之句。交證：都有引證，有出典。交：俱也。《詩經·北風》詩中有「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北風其喑，雨雪其霏」等句，《信南山》詩中有「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優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穀」等句。〔五〕方圓間出：謝惠連《雪賦》中有「既因方而爲珪，亦遇圓而成璧」之句。〔六〕藩溷槍吹：謂雪花飄落於籬笆、廁所等不潔之地。南朝齊范縝在回答竟陵王世問何得有富貴貧賤之分的質難時說：「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墮落於糞溷之側。」（見《梁書》本傳）這裏是借落花以喻雪花。藩溷：籬笆和廁所。槍吹：飄散。槍，衝飛。《莊子·逍遙遊》：「我決起而飛，槍榆枋。」

叙二狂生〔一〕

禰正平、阮嗣宗生於漢、晉間〔二〕，其爲當時禮法家惋者多矣。

然二子豈天使爲之哉？夫漢之衰也，君若客旅，臣若豹虎；晉之弊也，風流蘊藉，雍容閑暇〔三〕。苟二子氣下於物〔四〕，則謂之非才；氣高於人，則謂之凌我：是人難事也。張口掉